



## A 情窦初开,外语女孩爱上生化男孩

大学二年级的时候,一个肤色黧黑的生化系男生,悄悄走进了我的心里。

我们的学校像一座大花园,一年四季花开不败。但我是一个没有福气消受鲜花的女孩,我患有严重的花粉过敏症,发作起来面红耳赤,严重时还伴随着胸闷气急、呼吸急促。所以,我不像一般女孩那样喜欢花朵,反倒是对各种花卉避之犹恐不及。

我们学校只有一处地方花草比较少,那就是靠近北门的生化系

那一块。那边只有四季长青的高大乔木,整座生化大楼被绿藤爬满,这种藤蔓也从不开花。所以我很喜欢上了这里,不管是晨读还是晚自习都习惯呆在生化大楼。就这样,生化系的陈大业悄悄走近了我。他的身材比我高整整高一个头,他的年级也比我高出一届。

他就是我的初恋,我刻骨铭心的初恋,以至于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我俩第一次说话的情景。

是他先和我打招呼的,他说:“嗨,中文系的小才女!”这时他正

坐在阶梯教室我身后的座位上。

我转过头仰起脸:“你怎么认为我是中文系的?”他微笑不说话,下巴朝我面前的一摞书努嘴,当时我除了抱着一本标志性教材《现代汉语》以外,还拿了一本张爱玲的小说,我整晚都在翻它。于是他说:“学中文就是成天读小说啊,真幸福!”他的话有点看不上我的专业的味道,我不能容忍,于是委婉反击:“不,不只是读小说,还读诗歌呢。”边说边故意翻开一本里尔克的诗集,原版的。看点就在这里,他果然肃然起敬:“你不才二年

级吗,英语如此了得?”

我的课本可没写着我上二年级,可见他注意我已久。其实我也对他有印象,虽然他并不是帅哥型,但肤色黧黑,生机勃勃,不同于我们外语系那些面色苍白的“拜伦”、“普希金”。大业身上洋溢着一种朴实清新的气息。我不喜欢那种夸夸其谈的才子型男生,我觉得男生还是朴实一些的好。基于我对他的好感,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,并且告诉他,我不是中文系而是外语系的。

我的父母都是中学教师,父亲

是教语文的,母亲教英语的,所以我有着双语优势。母亲从小就教我英语,这样练出来的童子功让我上了大学都还比同班同学高出一大截。

正式认识不久,大业开始追我,他表现得真心诚意而且志在必得。于是,在我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,我和大业陷入热恋中。

当得知我出生于教师家庭后,他问道:“你不在乎我来自农村吧,你爸妈会不会嫌弃我?”

我说你才不要这样想,我的父母才不那么势利呢。

两个家庭背景不同的年轻男女相爱了。本来他们可以打造一段互敬互爱、互惠互补的爱情姻缘,但却因为男孩将农村家庭出身作为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背着,由此生发出过于的敏感与自尊,最终让女孩不得不退却。这个爱情故事并不支持“门当户对”的说法,意在告诫爱情中的男女,在门不当户不对时,你

# 过敏的爱情



## 出了苦果

讲述:于娜,24岁,某高校学生  
讲述地:成都北湖公园

于娜在QQ上的化名叫“往事如烟”,但在QQ交谈中我却觉得她的往事如烟飘散,而是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她的心头。我鼓励她搬掉这石头,于是她来到我的面前,希望倾诉后真的轻松起来。

采访/摄影 高虹



女作家高虹讲述热线:  
QQ:1424151150



## B 热恋之中,发现男友过于敏感

我很快发现,自称“来自农村”的他其实经济很宽裕,出手也很大方,一起吃饭呀,带我出去玩呀什么的,都是他买单。起初我有些过意不去,争着要付钱,但往往他会显得不高兴,说:“你不要以为来自农村一定贫困,我交得起你这样的女朋友,就负担得起费用。”说得我就只好随他了。

原来他家虽然在雅安天全县一个偏远的山区,但是近年他父亲从事矿业开采挣了很多钱,家境在他读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很富裕了。但是在他的幼年时期,家里确实非常贫穷,他小时候甚至不知道糖是甜的,现在他特别喜欢给我买巧克力,说他吃不惯,我就帮他多吃一些。我其实也不想多吃,出于虚荣我没说怕长胖,只说“太贵了”,他却说“贵又有什么用,给你买最好的!”好像在报复巧克力一样。

现在他们家富有了,对他这个惟一的大学生又特别看重,经济方面他花多

少都不成问题。但时间稍久,我感到大业花钱的味道不大对,就好像他是在用钱来找平我们之间的差距似的。

其实这种差距的存在也是他自己认为的,我真的不觉得我的教师家庭有什么,我从小和一群教师子女伙在一起,玩泥巴,办家家,吵嘴,打架……直至长大,在我的感觉中,教师儿女和大杂院的小孩就没有什么区别。除了母亲从我刚学说话就教我英语这点除外。

但是大业却觉得,他的农村家庭和我的教师家庭有很大的差距,他要用自己的努力去填补这个差距,而这个努力往往表现为做什么都由他买单。慢慢地我发现大业开朗的外表下,心眼还是很细的,有时甚至细得有点过分了,最主要就是对他的农村家庭出身特别敏感。他不止一次问:“你是不是在笑我土气?”“你的朋友会不会说我来自农村来的?”

我心里不由嘀咕,他怎么对自

己的农村家庭出身这么在意?

但大业真的对我很好,经常为我买饭、打水,我的一切杂役他都包了,一段时间以后,我打算带他回家让我父母过目。

大业得知我有这个想法后很高兴,立刻又陷入紧张状态,急忙问我买什么东西合适,再三说“要买贵重些的礼物”。我立刻阻拦了他,带他回家我有点心虚,因为父母根本不赞成我大二就谈恋爱,所以不能说是男朋友,只能说是要好的同学。他什么都不买,提着礼品,一看就知道是毛脚女婿上门来了。

大业对我不让他花钱买礼物感到失望,好像他不花钱就气短了理亏了似的,好像钱就是他的底气所在似的,他蔫头耷脑地跟我回了趟家,我家住在新都。

就这样,并没有太刻意准备,大业就和我的父母见了面。我爸听我说是同学,就不在意地打了个招呼,继续

读他的报纸;而我妈敏感一点,她不太相信我会把一个一般的男同学带回家,所以趁大业不在旁边的时候多问了两句。我妈这人还有个毛病,和我说话老爱冒出一串串的英语,从我小时就是这样,她是尽量利用一切机会给我造成英语学习的氛围。我已经习惯了,但没想到大业又多心了。回到学校以后他问过我:“你妈说英语的时候是在议论我吗?”我说:“哪有啊?当着你的面怎么会呢?”大业却说:“我不是听不懂吗?把我当作聋子不就成了?”我吃惊道:“那不是就明摆着欺负你了吗?我们家可做不出这种事情。”一会儿他又问:“你爸妈是不是听说我来自农村,就不太愿意你与我交往?”我说:“还没说到那儿去呢,不是说了,介绍你只是个一般同学吗?”

他不再说话了。但我心里再一次感觉到,陈大业的内心其实是十分敏感的,并不像他外表看上去的那么开朗。

### 【倾听手记】

## 非花粉过敏是爱情过敏

于娜和陈大业到底是哪儿“不合适”呢?是家庭背景吗?于娜虽然出生于教师家庭但并不富裕,大业虽然出生于农村山区但家境殷实富有,两人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着多大的差距,如果处理得当,还可以实现一种“互补”,但这只是“如果”。

陈大业没有能够实现这种互补,他太在意自己的家庭出身。我于娜口中似乎可以解读出,这个手头阔绰的年轻人,虽然现在家境富有,但问题是在富有之前,贫穷已经伤害了他年轻而倔强的心。如果说长期的贫穷导致了他的自尊和敏感,后来的富裕又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这种自尊和敏感,扭曲了他看待人世的眼光。我特别注意到了娜说他对于巧克力发狠的细节,还有于娜母亲说英语会引起他疑心等等,于是,两人终于分手于是一场因于娜对花粉过敏而导致的纷争。

不止是花粉过敏,这原本就是一场过敏的爱情。

小满讲述热线:  
3072842784 QQ:860631



## C 生日宴上,一场意外导致分手

接下来的时间,像任何一对校园小恋人一样,我们约会,看电影,赌气,拌嘴,再和好……2009年农历二月初,他约我到他家去见他父母,我犹豫着。他说那这样吧,他的姐姐出嫁在雅安城郊一个地方,农历三月份是他姐30岁生日,要好好请一次客,他就让我和他一起去,因为他父母这时也肯定要回去,这样我们自然就见面了。我想了一下,也就答应了。

三月初八,我和他一起到了雅安。他姐姐的生日场面做得好大啊,那天来了好多人。问题是已经中午快开席了,大业的父母都还没有到。打电话说路上堵车,他们坐的大巴车被堵得死死的。大业姐姐有点着急,就叫大业开他家一辆小面包车去接。大业拿了车钥匙就跑了,只来得及招呼我一声。

事情就出在这里。我当时想跟他多说两句话都没来得及。其实我一到他姐姐那里,心里就有些不安,生日宴席是那种“坝坝宴”,问题是这个时候周围开满了油菜花,摆宴席的头顶上是硕大无朋的我叫不出名来的树,多半也正盛开着不起眼

的花——我的花粉过敏最容易在这种环境下诱发了。

真是越担心什么越来什么。大业开车走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到不舒服,他走了一会儿,我发现情况不好了,头开始发晕,鼻孔开始痒痒,咽喉感到了难受,想咳嗽。我知道糟糕了,俗称“发丹”的过敏症状正朝我袭来,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太清楚不过:先是脸会肿起大块大块的风疹,接着会浑身发痒,呼吸急促……我惊骇地朝四周看,不认识一个人,而刚见过一面的大业姐姐顾着招呼应酬源源不断的来客,淹没在人群中,说实话,我一时居然都认不出哪个是她了!

一个小时过去了,又半个小时过去了,我的情况越来越不好。这时我顾不得多想,对坐在一桌又不相识的人说了声:“对不起,我有点急事,我得马上走!”边说边快步朝宴席外面走去。

春季的田野到处都是我的过敏源(这是我从小就熟悉的术语,即导致过敏的物质),我捂着脸开始小跑起来,我不知道我的脸是不是开始红肿。好不容易迎面来了一辆郊郊

外的的士,我跳上车,说赶紧送我到医院……但马上又改变主意,我要直接回家。

就这样,我从大业姐姐的生日宴席上不辞而别,而且走得匆忙,忘了带的手机也丢在了那里。

过敏症状来得快去得也快。当天晚上我从医院出来后,忙用家里的座机给大业打电话:“大业,对不起!”却听到他咬牙切齿的声音:“小姐,你太过分了!”我连忙说:“你听我解释……”心里想应该早点给他说说这病,“解释?不必了,我不想听,你的行动不是最好的说明吗?”他的声音饱含着阴冷的敌意。

至于吗?我心里想,不由嘴里同时也咕嘟了一声这三个字。不料他在那头如火山爆发一般发作了,开始痛陈他的父母本来如何高兴,给我准备了红包,路上堵车又是如何着急,我跑了让他们太没面子……最后他说:“是的,我家不是诗书人家,我的父母不会说外语只是一口土话……但是我们讲规矩、讲礼节,决不会像你和你们家那人那样目中无人……”

我呆住了,此话从何说起?说我也就罢了,怎么还拉扯上我的父母

了?我也气愤了,但当时根本没有我说话的份,他在电话那头咆哮:“你瞧不起农民也不要当面撕破脸皮啊,我姐的大寿啊,你招呼都不给她打扭头就走,你怎么做得出来?你势利!你浅薄!你狂妄!你目中无人!”声嘶力竭的骂声让我惊呆了。

这已经完全不是什么误会了,我这才知道,他敏感已到变态的程度,他对我和他的家人有这么多成见,更不知道他积怨如此深久……

等他终于发泄完,我已经什么都不想说了。分辩?解释?还有这个必要吗?“那,再见面吧,我们分手吧!”我轻轻挂了电话,发现两行泪水顺着腮淌下去,早把话筒都弄得水湿淋淋的了。

那天晚上我痛哭不止。妈妈来敲门,我倒在怀里给她说了大业的事情,父母得知后,立刻表态:我们本来不会嫌弃谁的家庭出身,但这种心态确实太成问题,这事我们不会同意,你早作了断为好。他们给了我很多分析和讲解。

两天以后,大业来还我手机时,我提出正式分手,明确地说明了我俩真的不合适。